元亨釋書

共十六冊

特別
ハ4
5587
16

大日本国延文庚子六月有 旨入毘盧大藏攝州報国禪寺住持比丘單況謹募衆緣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祿位国泰民安命工鏤梓與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三十卷旹永和三年丁巳八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九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志三

音藝七

經師 唱導 聲明 念佛

拾異八

山背大兄王　栄常
諦鏡　太傅藤永手
大君氏　飛鳥貞成
賀陽良藤　粟田録事
諾楽京女　大安寺側女
買盤嶋　蓼原村盲女
熊野村比丘　総州大守藤時重
江諸世　慧勝

藤常行　仲算童
役夫賀能　徳満
大峯比丘

音藝志七

拐巖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聲韻之作也有以矣吾佛六十四種頻伽梵音令人樂聽豈非攝化之巧便乎故聲論聲明盛播于竺及也陳思王感魚山之唄支那之域音藝起焉相次而見于傳矣本朝以音韻鼓吹吾

道者四家焉曰經師焉曰梵唄焉曰唱導焉
曰念佛焉初與三科于梁傳矣唐宋删之今
并二四者捃摭而得吾詳四者有伎行之異
是廢立之所以由生也蓋四者皆行也可立
焉流而爲伎不可不廢也古者四者皆行也
豈可不立乎今者伎也欲不廢不可得矣然
則梁唐之廢立者不得已乎今之撰者全備
吾法之異塗也又夫移風改俗世樂有之況
法音方便之捴持乎又四家之徒雖薄毗尼

不得不爲法事之一莊飾矣故我正傳之外
于此而出焉
經師者持誦也直顯發焉今之稱者資于法
本也昔者諸師皆挾勤焉梁傳取尤者立科
吾本朝又如彼之初故養老三年正經師詔
曰須式唐道榮我勝曉語在資治表是以光
坐清雅聞者又不倦暮朝哀婉獄吏泣而捨
然未名家矣長保寛弘之間道命法師以雅
麗之音得感靈之異其事已載靈怪篇命之

後此業繁焉然命又承延命延命承陽勝二
世不振至命而昌命傳隆圓圓傳隆命命傳
增譽譽傳快實實傳明實實傳慶忠忠傳能
顯逮寬元帝卿眞乘寂愛誦經有祐宗者顯
之嗣也精于家業矣薦奉天聽名施一時華
夷經徒慕効其法又有信昌者稟命者十世
興宗齊名天下諷讀者皆則二子又王公善
此業者比比在焉門下侍郎藤公任親受命
之音調名于時後授定賴承保帝召命之四

世永覺承音旨寬治天仁保元四聖系付鳴
于臺閣龙僕射藤實定稟于天仁而傳僕射
公繼或曰宗寢病俺子弟倦看養臨亡之日
諸子暫出宗忽高唱曰乘此寶乘直至道場
子弟傍聞曰翁病少差乎父無舉唱今偶聞
焉快哉其後不繼子弟曰何其寡哉相語共
悵乃往父處雙手拱胸上安祥而逝因茲而
言假名練若之徒又有昇脫乎豈持誦之効
與惜乎賣伎而不事行乎庶幾諸諷之人尚

至于宗哉
論曰諷經之藝非王臣之事矣君臣之間我
不取矣曰不然漢孝元唐明皇歌曲之譽史
稱焉若又臣者不勝計矣今失此方君臣不
歸佛乘已歸即猶何言乎況世尊之聲教法
師之功德豈漢唐之游謳戲曲之比乎我又
分行伎之異君臣之間豈伎云乎
○聲明者印土之名五明之一也支那偏取曰
梵唄曹陳王啓端也本朝遠取于竺云竒焉

考古史延暦二年有正梵唄之詔然則古有
之矣立家也承和（五十四主仁明）之初弘法奏置聲明之度
其後寛朝善密唄慈覺之遊亦縣也周施十
師之門旁傳此業爾來布濩寰宇覺傳智證
證傳相應應傳淨藏藏傳慈慧慧傳源信信
傳覺超超傳懷空空傳寛誓誓傳良忍忍亭
已見感進傳自居大原山盛唱此業以爲法
事之莊儀忍博索支派統于已其受尋宴者
五世受瞻西者四世顯密聲明諸師音說皆

能括囊忍深于聲明一日披唄策書墨譜忽
策中出光明自此出推忍之業焉繼其後者
乏忍之感應只受音韻因是大原之地成梵
唄之場方今天下言聲明者皆祖于忍焉
唱道者演說也昔滿慈子鳴于應真之間焉
自從吾法東傳諸師皆切於諭導矣而廬山
遠公獨擅其美及大法瓜裂斯道亦分故梁
傳立為科矣吾國向方之初尚若彼又無剖
判焉故慶意受先位之譽緣賀有後讚之議

而末有闕聞矣台承養和之間澄憲法師挾
給事之家學據智者之宗綱台芒射儒林而
花鮮性具出舌端而泉湧一昇高坐四衆清
耳晩年不慎戒法屢生數子長嗣聖覺克家
業課唱演自此數世系嗣跌跌覺生隆承承
生憲實實生憲基朝廷韙其諭導綬于閨房
以故氏族益繁寬元之間有定圓者園城之
徒也善唱說又立一家猶如憲苗種方今天
下言唱演者皆効二家夫諭揚至理啓迪庶

品哉千百之衆布聞思之道其利博如也其
德偉如也演說之益何術如焉爭奈何利路
纔關眞源即塞數它死期寄我活業諂諛交
生變態百出搖身首婉音韻言貴偶儷理主
哀讃每言擅主常加佛德欲感人心先或自
位痛哉無上正真之道流爲詐僞俳優之伎
願從事于此者三復予言焉

○念佛者持誦之一支也修多羅中持千佛佛
此方爲彌陀焉或釋迦焉其始與淨土同出

已具于上矣元暦文治之間源空法師建專
念之宗遺派末流或資于曲調抑揚頓挫流
暢哀婉感人性喜人心士女樂聞雜沓騈闐
可爲愚化之一端矣然流俗益甚動衒伎戲
交燕宴之末席受盃觴之餘瀝與瞽史倡妓
促膝互唱痛哉眞佛秘号蕩爲鄭衛之末韻
或又擊鐃磬打跳躍不別婦女喧噪街巷其
弊不足言矣

○拾異志八

予修佛史博視古記其關係之灼灼者皆綴
干十傳焉其餘斷事缺迹之紛吾者又甚異
矣我不忍舍諸庶幾不墜眞化也作拾異志
皇極二年十一月蘇入鹿率兵圍斑鳩宮攻
山背大兄王王即以獸骨置寢而將子弟竊
隱膽駒山兵燒宮見灰中骨以為王焚死解
圍而去過六日王出山左右欲討入鹿王曰
彼大姓也恐多殺人我不忍也乃與子弟二
十三人入斑鳩寺塔中誓曰我等以垢濁身
替暴逆臣昇蒼天之雲坐淨土之蓮手捧香
爐默然而住皆各經死須臾香煙氤氳上通
天雲寺塔之上靉靆垂布男作天仙女作天
女駕烟雲向西飛去天花散天樂響異香郁
烈奇光炫燿時人仰見望雲禮拜蝦夷聞之
曰上宮之尊族遭橫逆而死我家亡不久矣
明年蘇氏皆殲蝦夷者入鹿之父稻目之弟
也
○天平年中山州相樂郡高麗寺有僧榮常持

法華之優婆塞常遊寺一日常與優婆塞碁
常每下一着曰白衣白衣優婆塞嘲其口又
曰棊常棊常俄優婆塞口自喎斜以手拄頤
出寺未到家躃地而死
○神護中有宇遲王者天性邪見不信三寶王
從山背赴奈良時毛野寺沙門諦鏡往山背
中路逢王無廻避處傾笠匿面立路側王見
之駐馬令僕打擊鏡逃走王追捕王行不遠
叫踊離地三尺許從者知鏡所爲就鏡求救
鏡不受三日後王如墨而卒從者奏曰諦鏡
法師咀宇遲王而死乞報仇敕荅曰宇遲自
招非諦鏡咎矣
○寶龜元年大傳藤永手薨其子大中大夫病
醫治不効乞法救一比丘比丘燒香持誦于
時大中託曰我永手也我生平作法華寺幢
又或嘗八角七層塔我令其減造四角五級
由此墮地獄身抱火柱手釘火釘忽閻王宮
大烟充塞王驚問傍人曰日本國藤永手子

病呪師焚香持誦其烱及此也王乃赦我歸
本土而我屍已燒無所寄屢來告耳言已病
愈
肥州松浦郡人大君氏忽爾死至閻王宮王
曰此度非死期放還君氏見傍大釜湧中有
如黒株者沸躍浮沈其浮時急告曰且待至
第四浮倚釜口陳言我是遠州針原人物部
古也我在生時掠奪細民白米由其罪報受
此熱沸憑君還本土書法華經此罪可脫君

氏蘇錄此事送大宰府府獻朝後二十年太
中大夫菅眞道以記奏桓武帝帝宣施皎法
師曰地獄苦報經二十年得脫不皎奏曰人
間一百年爲地獄一日夜二十歲未過一日
耳帝勅遠州問物部古旧宅具如記乃詔百
官諸僚書六万九千三百八十四本妙經善
珠法師爲講師施皎爲讀師於平城野寺設
大法會慶讚薦冥福焉
賛曰桓武帝者夫仁君乎昔文王葬枯骨傳

尚稱焉況六万九千三百八十四本經王乎古云王者爲民父母殆乎父母不如也

○仁和中常州飛鳥貞成其家富贍篤信三寶嘗撰能筆翰者百人於金光明寺書百部法華經如是十四回已成千部設法會慶讃延東大寺延喜法師爲講師其日供施亦盛已而貞成逝其孫春澤除州之掾到任驛亭廐中有駿馬背成文曰飛鳥貞成春澤驚見以稱千束買此馬歸宅敬養一夕夢貞成曰我償債爲驛馬春澤夢中問曰千部妙經其功許多何至於此對曰我生平善悪並造善悪之報亦各別受今先悪報而我以經力後必生天我命又不久耳夢後春澤寫經助貞成薦不旬月其馬自斃廐中

○寛平中備中人賀陽良藤善貨殖爲刑之小掾八年秩罷居葦守郷其妻淫奔入京良藤鰥居心神狂亂常執筆諷吟作書艶詞勢時時有見女之音不見其形似聘媒焉如此數

十月一朝失良藤所在擧家尋求遂無得良
藤兄弟悉豪富皆會其家悲哽懊惱相謀曰
安得其屍薦冥福令族發願曰若得良藤骸
當刻十一面觀世音像即伐栢木等良藤長
項禮誓祈歷十三月良藤自其宅倉下出來
顏色憔悴如黃病者其倉無柱石上疊栈營
構其下去地纔三四寸不可容人身而良藤
從中出人莫不驚恠良久醒寤言而曰我鰥
居日久常念女事時一女子以書着菊花枝

來曰公主寄書我披讀詞意艷麗心情搖蕩
歌詠書問往來數返一日寶車迎我先騎四
人行數十里至一宮一丈夫門迎曰僕公主
家令也丈夫導我上殿帳帷綺飾須臾列珍
饌公主漸出窈窕見服色殆不可言也中夜背
燈入帳合歡情緒愛纏雖死不辭晝則設宴
夜亦同寢比翼連理歡娯甚密遂生一男性
聰明皃嬌夭朝暮抱持未下於膝常念廢長
男忠貞立此兒爲嫡蓋子因母貴也居三年

忽有優婆塞持杖昇殿公主侍女盡逃散又
以杖突我背我從隘處出顧視家倉之下也
時家人舉帙之乃毀倉覩之有狐數十驚馳
倉下土上有良藤坐臥之跡良藤居倉下纔
十三日而謂經三歲倉下三四寸而爲大厦
廣殿皆是妖狐之魅惑也非大悲菩薩威應
殆乎死狐窟其後良藤無恙十餘年年六十
一逝

延喜中仁和寺仁元供奉門人平如有擅越
粟田録事病死經一日夜蘓語曰冥司驅行
到一城門時一高僧語我曰閻王若有考問
汝報曰有書法華之願未果我白比丘曰生
平無此願又師誰乎僧曰汝在生時有人寫
法華至方便品汝以滴水加硯汝記邪我答
曰然僧曰汝以此因故但言有寫法華願雖
似虚妄不爲無緣我是方便品也語已不見
即赴閻王前王問生前修何善我對曰有書
法華願未果而儀士王驚合掌尊重令冥使

考覈虛實冥衆考察曰無之　王思忖曰縱雖
妄誕言涉經乎須放還果其業我不任喜幸
便走出一禿丁立門側問曰仁由何事放還
我答曰啓以有寫法華願是故放還禿頭亦
至王前王問如先答亦如先王亦放還錄事
後與平如同車入市買紙欲書法華禿丁亦
同買紙錄事見禿丁如舊識禿丁亦見錄事
相恠二人熟見便知冥事禿頭言曰幸依仁
言得放還錄事執手悲喜市人多聞之無不

嗟歎禿丁者何内知識寺知事僧也各歸本
所精進書寫

論曰閻王聰明正直不可加也故領万生生
殺之權苟非至明至直孰能與於此哉然粟
田錄事之事怪中之怪乎錄事之經願元妄
也閻王不知不明也至冥使監察曰無之王
曰縱雖妄言涉經須放還是非刑獄之法也
不直之甚也又彼方便品者化高僧以妄教
錄事何其法華眞文之不典邪曰此理甚深

不爲淺識之者易言也粗揚推而陳之夫羣
生之廻轉者業障之所使也業輕者昇障重
者沉諸聖之於群生也唯欲其昇不欲其沉
而業障厚者自沉墜耳若毛髮許有極濟之
由諸聖施力於此而其業障厚者雖有善諸
聖不援何也業重也今錄事此生夙累皆謁
者也是諸聖拯濟之秋乎而錄事生平又無
他善纔經書一滴之餘潤目當其無餘殃而
有微善之時宜乎經王之矯微詞也閻王又

聖者耳只恐不免斯民於塗炭而障礙者不
關矣遭錄事之無障經王之加勸彼閻王者
豈不發覔宥之言耶蓋閻王神足知錄事之
障謁也若不知者非閻王也知之是閻王之
聰明也肯之是閻王之正直也何也聖境無
礙也經王閻王通知也非區區世間昏行窒
獄之據歟而推勘之謂也又世只見錄事之
無願之爲妄也不知錄事之障盡之是無妄
之時也何也障若妄之所爲也今夙障已盡

曷妄之有以無妄之時發言者雖妄而皆眞
也是以經王不妄矣閻王不妄矣故録事又
不妄矣蓋自無妄之中來也世書猶言無妄
之疾勿藥有喜況解脱之道乎只其知録事
之障碍是閻王之事也非凡庸之所及也又
人之暫死入冥而蘇息者皆非實死之適治
也蓋激感之所發也耳若定死者不可蘓也
録事此生雖業盡而緩於爲善也諸聖大悲
儻貰其示此異而激勵善志耳是以非定死勘

鞫之比也故託微妄也若定勘者間不容髮
豈有之乎只是諸聖激録事令作善因而已
故微妄無咎元是要妄也或曰録事依經濟
之微縁預經王之加助妄而無咎蓋經王之
功力也曰不然經王功力施於輕障不能施
重障若録事有障經王不得施矣今世人不
皆然乎經王豈黨録事乎況无于無適縁乎
只是无于又障碍之與録事同也二人此時
避追耳吾故言障盡是無妄之時也或曰子

之障碍之義已聞命矣不能無微縁乎曰然
曰録事之微縁滴水耳乖丁無之何也曰乖
丁逢録事猶録事之逢經僧也是乖丁之微
縁也曰録事之感經僧也滴水耳乖丁之感
録事也縁何事曰此蓋乖丁宿生與録事有
縁者也然此書只託一事而已不及於此吾
以我教之理推此皆是也我郷所謂聖境無
礙也閻王知之也故乖丁又逢赦而歸耳矣
○諸樂古京殖槻寺側有寡女父母昔日鑄觀

音銅像高二尺五寸造殿安之父母死後女
貧甚常對像訴飢寒隣有鰥夫潜通一日夫
來雨下不歸其晩女無供明旦又不變乃入
殿泣訴過午叩門啓戸里人送饌言而曰聞
有客故贈草具耳女不勝喜脫裙與使者次
日女入殿礼拜像裙子挂像肩上
○大安寺側有貧女常詣殿求福累日祈之一
日詣寺門橋有錢四緡簡書曰大安寺修多
羅錢女入寺告之知事開庫果失四千取之

納庫明日女赴寺庭上有緡錢簡如先女又
送寺又明日女家閫内又有四緡簡曰大安
寺成實論宗分錢女又送寺寺僧恠問女曰
我比來詣大殿祈福衆僧聞之知佛慈濟返
與於女女得之漸爲富人

○大安寺側有商賈名盤嶋借寺修多羅分錢
三十緡往越州都魯鹿津貿易歸路受病下
舩乗馬至近州高嶋郡有三人中途相從至
山州宇治橋嶋問公等何往答曰閻王使召
汝者也將捉嶋一鬼使曰不可取也是寺錢
交易商使也乃語曰我飢甚汝有飡乎嶋曰
有糒與之鬼食畢曰汝定應死然我饗汝飡
恩意深有與汝同年人當相貸答曰無三鬼
中一鬼曰率川社畔有一人與汝同戊寅年
也宜替彼且我等噉牛鬼也汝至家必饗之
嶋曰我宅有斑牛二頭當薦鬼曰我等以同
歳人替汝必受重罰汝呼我等名讀金剛般
若一百巻定脱苦罰乃稱名曰一高佐二中

知三趣言畢而去目送之不見嶋歸宅一生
果斃便入大安寺請南塔院沙彌仁耀二日
讀金剛般若經一百巻三日朝鬼亦來曰依
大乘力我等免罰只願毎年修之言已不現
嶋年九十餘終

諾樂京蓼原村有盲女生一女子家甚貧里
中有藥師佛像母子二人向像敬拜祈開目
一時像臆如桃脂者忽然湧出女子告母
母曰取來子取與母母食之甚甜傳兩眼即
開

紀州牟婁郡熊野村有永興法師者智行兼
備有一比丘從興學其所持之具法華一部
銅瓶一縄牀一餘無長物比丘持法華居歳
餘以床施興曰我欲越山徃勢州與使二僕
送且與糗為粮行一日次日令僕返并授經
糗自持瓶又携麻縄獨別去歴二年熊野村
人入山伐木聞誦經音累日不止村人尋之
不見徃語興興入山深尋有一骸骨麻縄繋

二脚垂巖傍有瓶與見悲泣後三歳猶有誦
經聲興重往收骨其舌赤鮮

○總州太守藤晴重有循吏譽一日告府屬曰
我有大願轉讀法華一萬部我繁國勢矣不
能自也今命管内釋衆遠讀之然以米一石
充一部供諸吏告諸釋衆又頒米焉於是佗
州緇徒傳聞各録部數來集一万之數不幾
而足藤守大悦冬十月設大會而慶讃其夜
夢一比丘形服端莊執錫來語守曰汝所修
可謂淨業我甚隨喜又進把手曰汝其勗乎
守啓曰美哉訓也公誰乎比丘曰我是地藏
菩薩也語已不見夢覺感幸便造夢中像瞻
仰供養

○江諸世者初甚寠嘗歸吉祥天女所室之處
取木片安高所合掌低頭言南無大吉祥天
女經歳不懈一時過途前有布囊見之中盛
精粳一斗許携而歸宅傾出半分供晨炊餔
又欲變半殘自囊其米盈貯如先驚怪而喜

二三百人

乃炊半分翌朝嚢米又盈如昨諸出以爲吉祥天之恵也試取諸器傾盛盛已嚢滿如井水自此諸出便爲富人能施他家未嘗窮竭終諸出出嚢滿如初

○延興寺沙門慧勝主浴室偶取薪一束與人已而死時寺厨特牛生一犢此犢駕浴薪車能任重致遠餘不如也故偏充浴車牛一日異比丘語牛曰慧勝昔能讀涅槃經今又好牽車乎牛聞之垂淚尋而斃時浴室役夫捕此比丘奏曰比丘詛寺牛死有司見此比丘形皃偉麗便以聞敕圖寫其像死似觀自在大士帝欽敬召見比丘比丘忽然失所在蓋勝生平持大悲者讀涅槃經故菩薩救護耳

○藤常行者右僕射良相之季子也僕射家于西京常行一夕潛如東京女舍二一馬一僕而已過大内美福門前路東有秉炬火行者其衆二三百人許常行爲微行故避之無地僕曰神泉苑北門常闢主其早進如教果開常

衕屏門内柱下炬隊自此過常行偷眼門隙
皆鬼也或隻眼一手三目二頭奇形異類甚
可怖也僕主喘氣其中或曰人氣近矣魁者
曰盍執來乎一鬼追門僕主以爲不可免也
鬼走反曰不可得也魁者叱之又差他鬼如
先魁者怒自赴僕主以爲這回實不免矣魁
者又反曰不可若之何諸鬼請魁曰佛頂尊
勝咒在焉故不得也言已炬火皆滅鬼隊走
散常行不知所由然不向安家從此而廻家

人間中夜不見何所之常行語事乳母曰妾
昔日請一沙門書尊勝咒潜縫衣領恐是乎
乃綻縫瞻礼合家無不稱嘆

○南京仲筭法師有童兒初在睿山楞嚴院後
專干筭童常轉法華筭曰少年之業習學惟
競諷經誦咒未晩耳童自此逢筭顧眄乃爲
習學者佗時則動讀法華一日失童筭驚尋
遂不得童潜入山誦經不食月餘已而得羽
服成神仙後數月僕薪干山中遥聞誦經音

漸近則童兒也童語僕曰汝還房告師眞得
覲晤僕告窶筭跣足登山與兒逢見曰我已
得仙與塵出隔今偶相見可謂良緣欵語者
久矣兒將去告曰每歲三月十八日近州竹
生島有神仙之會我亦預耳
役夫賀眞能者過睿山横川般若谷逢雨寄一
破宇中有地藏像其像滿濕甚能見像庇不
全雨灑被體脫自小弊笠覆像頂而去晩年
受病而氣絶能生平無善事動多惡業便墮

地獄猛火燒身其痛不可言時有一比丘以
右手提能出鐵釜其比丘右邊顏肩足及臂
皆焦然而告曰我在瞻部洲睿山般若谷時
雨濕不可忍也汝以一笠蒙我其志難酬故
我入火聚濟汝不顧自燒耳言已蘓息能便
詣般若谷拜像像之燒爛果如獄所見
土州中村有一宇安地藏像一時獵者得鹿
入此宇烹宰啖嚼自若其中一人曰尊像恐
思臭穢乎一人曰像若惡之盡躍出避之時

帳中有物飛出如鳥之過諸獵怪而趁追落
深草中近而見之有地藏像其長六寸諸獵
於是悔咎改懺遠近來奔恭敬供養

○攝州水田郡沙門德滿年二十盲過三歲詣
鞍馬寺祈之無應又詣長谷寺期一七日祈
求至第七夜夢老比丘告曰我力不及汝當
如近州彥根山觀音靈場懇請滿如教第三
日初夜忽眼開見燈眼根如元承曆三年也
自此滿居此修練云

○沙門義叡遊諸名山勝地欲從熊野山入大
峯詣金峯山迷而失路陟嶺降谷十數日適
入一林中僧房修潔庭布白沙奇花異草及
諸果蓏處處開敷眷見之驩怪窺一室有比
丘年可二十威儀安庠讀法華其聲和雅如
調琴瑟讀一卷了置經臺其經自躍昇空從
終自卷至始又自結帶而還臺眷益怪乃至
八卷亦如是比丘讀已作礼出堂見眷驚曰
此地凡鳥尚希況人乎何以到此眷告迷路

比丘引睿入房忽端正童子捧甘饌來睿當之甚美又見種種希事問比丘曰住此幾年比丘曰已八十年我本睿山東塔三昧座主弟子也壯年出本山處處修練老寓此山耳睿聞已生難遭之想又白比丘曰卿承人路不通已見端正童子兩三輩何作妻語比丘曰天諸童子以爲給使予豈妻哉睿又曰雖言老朽而皃少壯何乎比丘曰病即消滅不老不死又豈妻哉比丘漸勸睿歸睿曰日勢已晩不辨方隅又身心疲勞何不保我而排哉比丘曰我非厭子此地潔淨不堪子居故令去耳若欲止宿身不動搖口無言說心身寂靜默然而住睿受教初夜時異類衆形鬼神禽獸不知其數各各持香花捧果蓏百味飲食羅列安置稽首礼拜次第而坐異衆中或作是言奇哉有人間氣或白何人至此比丘誦經異衆頌聽至明相現各作礼分散睿問曰希有異類何處來耶比丘曰子豈不聞

若人在空閑我遣天龍王夜叉鬼神等為作
聽法衆審曰我欲還不知方所比丘曰與守
指南即指瓶曰隨是去時瓶自躍進去審趁
瓶而行行二時許到金峰山之一峯直下便聚
落也忽瓶昇空飛去審着村里語此事聞者
歎嘆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九

元亨釋書卷第三十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志四

黜爭九

序說十

略例　附

智通論　附

黜爭志九

昔娑伽梵坐菩提樹下魔王波旬將八十億衆各執器仗致惱地神現形責魔魔懼怖而去夫以世尊無量劫來已具種智豈受是等障蔽乎而有之者獨世尊之使也非世尊之咎矣以故世尊不動一毛波旬受屈而歸滅後尤多或斬菩提樹或焚貝多葉或閉伽藍門或壞阿育塔劓胥臂墮而死異見病至而悔不唯王者之爲梵志講助而發也然彼自

敗亡我法自若矣至于東震益酷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焚像經坑沙門者崔浩誣之也八年雷擊殿而倒太武遭厲殆死不幾爲常侍宗愛弑崔浩腰斬之誅及五族北周武帝建德二年毀像經冠沙門宣政元年感癘而殂唐武宗會昌五年厄佛法李德裕趙歸真勸之六年帝發背疽狂煩而斃皈真責誅朝堂德裕貶死崖州柴周世宗毀我教手持斧擊大悲銅像鏡胸破帝後疽發胷而殂趙

宋徽宗宣和元年沮吾法林靈素諭之是歳
靈素放温州賜死于道靖康二年金人破汴
京虜徽宗而去上之五代君臣昏惑生阨於
吾禍敗景從寔可愍矣我國家君聖臣賢仁
恕忠良自真化覃此七百餘載上下崇奉輔
治保祐以致君臣世授胤連曆長只欽明敏
達之間有小厄者我法始至信根未洽又非
眷情孽臣矯之也而守屋之黨當不旋踵及

于天長天元有闘墻事長暦以來虍燄煿焆
永保之始二火亦起率是資治表雖台相之
一厄頗撼朝堂然王臣篤奉佛其始不加劇
治所謂撲滅不息至于燎原矣嗚呼我國醇
厳而菑自吾出弊魔嘗誓曰我來世入汝門
衣汝衣食汝食破汝法魔黨其不可熄乎今
欲金綴此方佛迹且令人知魔孽之所繇勸
善懲悪古史之任也作黜孽志
欽明十三年百濟國王聖明貢獻釋迦銅像

帝宣問群臣可拜不物尾輿中鎌子等奏曰
古先帝皇之治天下也常有事於春夏秋冬
祭拜天地社稷一百八十神方今改拜蕃神
恐致國神怒大臣蘓稲目進言西蕃諸國一
皆拜崇彼方諸神未聞拒逆我此日域何慮
之有乎天皇賜像稲目稲目大悦捨向原家
爲寺安置供養此年天下疫夭多尾輿鎌
子等奏曰陛下不納愚忠作敬蕃神今癘菑
由彼興乞行棄撤天皇許之有司投像於難

波堀江燒伽藍於是天無雲而雨宮中大殿
俄災
敏達十四年二月蘓馬子起塔大野丘設大
齋會三月物守屋中勝海奏曰自先代及陛
下國多疫矣豈非蘓氏之傳佛哉上曰朕亦
不能無疑守屋自入寺斫塔縱火燔之又燒
藏殿并旣而取燼餘棄難波堀江是日無雲
雨下守屋又捕馬子所奉善信尼等禁錮海
石榴亭不幾帝并守屋患瘡天下又多患之

死者相枕患瘡者皆曰我身如打如燒人人
相謂曰是燒像塔之殃也後二年守屋伏誅
天長十年七月睿山義真寂以座主位私授
圓修大衆不背山上鼓譟真之徒黨修之者
五十余輩大衆擯之勅尚書右丞和真綱上
山罷圓修座主職修移和州室生山承和中
入唐歸住山雲寺
天元四年十二月勅餘慶法師補法性寺座
主慈覺之徒詣闕奏曰初太相國貞信公建
法性寺以辨日法師任座主以來九代相繼
而慈覺之門當之今第十代始以智證門人
加之是慈覺之徒失望也敕答曰告檀家檀
家報曰隨敕相護而不斷於是慈覺之徒一
百六十人向檀越廉義公家喧訴相家不聽
屢有爭論天祿帝聞之激怒曰貞信公初創
法性寺不必附慈覺一門片是擇智行兼備
者爲座主適慈覺之門多人故相次領之今
餘慶亦有智行譽而任之何必守一門乎況

喧爭敗德非淨侶事也下詔息百六十人者
封職焉自玆兩門不和拒爭日滋智證之徒
出睿山各居別院餘慶率門人住觀音院勝
算并門人修學院勸修并門人解脫寺穆算
并門人一乘寺餘衆百余人猶在山上千手
院五年正月敕侍中平恒昌登千手院宣者
宿曰傳聞日者智證大師之徒多散逸經書
秒文恐有紛失固加衛護因之置宿衛守經
藏又下敕曰座主良源欲燒千手院殺餘慶之輩

穆算等陰謀難匿早止其機後而毋悔良源
上表陳謝其略曰放火殺害我法大禁自作
敎人波羅夷罪吾輩於此是道之常誰達天
聽願決眞僞
永祚元年九月敕餘慶爲延曆寺座主慈覺
之徒奏曰智證門補座主者不可開講堂便
固閉戶永延帝并大相國藤兼家以爲過訟
十月二十九日詔尚書右丞藤有國作告文
登前唐院慈覺之塔訴衆徒之暴戾有師子身中

虽之句
正曆四年八月觀音院成筭之徒與叡山衆
有郤慈覺之徒燒千手院及壞房舍四十餘
宇兩門相争於是慈覺之徒擯智證之徒一
千人出山
長曆二年冬朝議以三井明尊爲天台座主
十月二十七日慈覺之徒捧狀沮之三年廷
評已定二月十七日慈覺之徒盡會法成寺
南門相議列向相府訴之相門固閉不入衆
猶蠢蠢不散相吏開門告衆曰今日先還明
日有議大衆退明朝會祇陀林寺相府使使
告衆曰天台座主位古來重之故選智行全
具者補之不必局慈覺一門智證之門亦多
有焉方今明尊僧正德位相宜慈覺之徒有
相若者乎乞莫拒訴大衆聞之嗔怨叫馳乃
走赴相府府門堅閉大衆呼號扣門至穿門
柱下地相大怒使能州刺史平直方率兵射
大衆衆中亦有挑戰者定勢有膂力拔大刀

擊官兵官兵衆徙死傷兩多十九日定勢付
獄以降見資治表

序說志十

太覺渾然未嘗判矣瞿曇大聖人剖析而數
出矣其爲數也有半焉有滿焉矣二焉三焉
及九焉皆半也十焉百焉及萬焉皆滿也半
常設不矣滿常設矣矣然居渾而見數者判
而常渾矣在滿而見數者半而常滿矣故渾
而判判而渾滿而半半而滿是我圓極之微

旨矣此書有五格焉傳贊論表志也傳十也
贊二而或繫之焉或綜焉論又二而通別
也通詑評焉別解或焉表一也志又十也五
格者半數也萬判而非小矣十傳者所以載
其人也十志者所以記其事也雙十者滿數
也萬渾而設矣矣一表居中焉所以通串傳
志也不載空言見之行事雖采國史實釋氏
之通表也數止二者雙十之統也蓋一者十
之所歸十者一之所成天下之數未嘗不一

也十也矣又一者渾也十者滿也渾而無不
滿故一而之十焉滿而無不渾故十而反一
焉是自然之理而此書之數也傳之十者傳
智一慧解二淨禪三感進四忍行五明戒六
檀興七方應八力遊九願雜十表之一者資
治也志之十者爲學修爲度受爲諸宗爲會
儀爲封職爲寺像爲音藝爲拾異爲興爭爲
亭說維我佛乘智爲先導勸示悟證皆智之
操灌真來唱昭訓去斆澄海榮西相繼高蹈

自茲此方競響眞誥傳智居初焉智之與慧
名異躰同赫赫諸才惟業惟隆不唯聞思修
勤解通慧解續焉攀緣觀察愚夫所行單傳
直指如來禪清淨禪續焉慕道之士進其爲
精進進不止感慶使生進感續焉佛道懸曠
動有退還忍之爲德不崩不騫烈士行之曜
後揚前忍行續焉戒法毗尼如來威儀不唯
固持明之知之明戒續焉檀之爲事施與營
築厚薄有異共歸興福檀興續焉古聖深悲

周流屢遷善應無方是名巧便方應續爲智
用爲力有動乗斯萬里遊戲尋道訪師力遊
續焉我有大誓其品萬科隨類俱作清濁揚
波願雜竟焉是始之十世史之爲言繁月繁
弃我法無曆假渠寓稱渠亦假我政和祿延
作資治表一焉人生童昏不學不明但學浮
動修而智成去斯二路道無他行故置於始
惟衡惟程學修志起矣入道爲度得戒爲受
度道之標戒道之守度受次矣吾門殊塗其

歸一致得致知塗不則道毀諸宗次矣我法
有爲會而有議君臣黨行人給國治會議次
矣道備德盈受封居職內榮門庭外格多福
封職次矣獨正無居獨依無主依正相應有
重偶宇偶宇已作吾門萬觀寺像次矣維此
世界音作佛事鐃鳴磬響軌儀全備音藝次
矣吾佛垂感倜儻不羈片奇小惟收拾不遺
拾異出矣治以鑑興亂以鑑衰背觸來現我
以鏡知黜爭出矣物必有頭事又有由欲詳

僧史三傳之事

始卒序說而休矣初予亶總角而離家適志
學而遊方周旋相陽福鹿之門辛勤而歸因
見大藏有僧史之三傳所謂梁唐宋也而此
三傳不精史文蓋梁傳者戰國之文病體裁
焉唐傳者敘事艱澀傳論文同宛似銘辭宋
傳者駁雜亂散任古碑碣絕無筆削古來聖
賢之事業不能顯煥頗惜之焉又佛法入斯
土以來七百餘歲高德名賢不爲不多而我
國俗醇質雖大才碩筆未暇斯舉矣其間別

傳小記相次而出然無通史矣故予發憤禪
餘旁資經史竊閱國史洽掇諸記日積月累
已有年矣遠自欽明迄于聖代補綴裁緝爲
三十卷僅成一家之言不讓三傳之文名曰
元亨釋書古傳者偏傳也今爲全史故改名
焉又夫古之著述或羅窮愁或求見世雖仲
尼猶然矧其餘哉余塵纏早脫世繳不及韜
晦我常豈冀聞名只欲明佛祖之法揭聖賢
之迹令可畏之人知所式之塵也耳此予之

志也曰古科十品三傳承襲此書何異曰此書雖變古傳古科皆在其中矣夫傳智者譯經也我國無譯事故換号焉然其傳來者一也慧解者義解也淨禪者習禪也慧之與義淨之與習其所名模不啻天淵之隔矣進感者感通讀誦一之古傳瑣碎以我視之皆進也故合焉忍行者遺身也古傳遺身之目無含蓄也明戒者明律也古傳次三學故亞禪焉今配十度故居忍下檀興者興福也福者

檀之報也替名而表本願雜者雜科也今分六篇蓋智不足者篤願而達彼岸故闕願度攝諸色也方應力遊古科無之今詳法義建三焉梁唐削述一二科不為無據耳護法者今鋤之此土無暴君悖吏何護之有而志有黜爭者草昧自家之小厄也非巨廢矣又古傳無表志今立之者備史法也我謂古傳為偏者是也矣曰春秋三傳不立志豈不良史乎曰彼編年也無志可也已分傳則史遷遏

不全哉不能逃君子之誅矣曰子攻古傳者
深矣而宜寧之諸師高德偉才豈苛容易而
議哉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三傳之師道博
德大而吾之所欽也然史才者末也矣昔黃
太史見三僧傳患文義鄙淺而欲刪修之又
洪覺範憂議唐宋二傳非予獨言之矣曰子
之釋書名取諸何曰漢以來以史名書所謂
漢書晉書唐書等也曰漢唐者以世以國故
名書而佳矣今釋者氏族也世尊取以為名

此書應稱釋子蓋孟子莊子之謂也然諸子
不史也此書史也儕取乎曰不然子知世書
之有彼而不知吾教之有此也我大覺世尊
身土不二世屬土名屬身四法不剖唯一覺
也子何輕議哉故為其系胤雖有聖凡之異
皆土一種也猶世俗之家有賢不肖之子矣不
可以不肖不系其氏族也故予名之以釋書
又漢晉唐者國而皆姓也我釋書之稱不多
乖乎曰子廢古科配十度然者此方之人咸

大機與曰有斯言矣夫此方視於竺支狹矣
蓋印度闊於震旦震旦闊於日域而印度小
乘多大乘寡加以婆羅門九十五種大乘之
於印度也牛毛之雙角也震旦大乘多小乘
寡加以儒墨老莊乘時陵我者不少焉大乘
之於支那也鼎鼐之一足也我日域純大無
小其倶舍成實者備于學而已不立宗焉有
儒而無老莊老莊之書又備于學而已不立
家焉只儒有數家焉而不與我競蓋雖魔魔

民皆護佛法之謂乎以印度地闊而大乘寡
支那地狹而大乘多而見之我國小而純全
大機者非理之迂矣蓋我道之機法者不因
地之廣狹乎盛哉吾國東方醇哉大乘之疆
乎命此土者不爭我法無異道也學我法者
不起小徑無二乘也是故此書以波羅蜜建
十科也曰如子言此書所列咸菩薩與曰然
菩薩有二曰滿曰分波羅蜜亦然譬登山焉
到頂者躋麓者齊稱登山焉何也躋麓者竟

大般若三百二同五百八巻ミ指東北方後五百歲大法ミミ

達頂也階吾道之大機者皆爲菩薩何也自分至滿也曰子以此方爲大乘域又愛吾廬之謂乎曰大般若經第三百二曰我滅度後後五百歲甚深般若於東北方大作佛事我此日域金口已說豈始而言之乎曰彼經說滅後流傳始東南方巡至東北子何獨取東北哉曰不然雖說八方流布特稱東北而爲冣也故舍利子白佛言於東北方當有幾許住菩薩乘諸善男女於此般若書讀修說佛

言東北方有無量住菩薩乘諸男女等然經文繁衍恐人不委斯旨予親熟看亦不疑也蓋佛讚東北不似餘方第五百八又見焉曰如子之言東北爲冣而支那又東北也何定日域哉曰支那日本雖隔海而氣候同何也此土用唐曆不有毫差也若他域者夐乖矣故我言佛說之東北方者支那日本并之矣何也氣候同也見其氣候之同宜乎吾佛之并言之乎曰然則支那又大乘之域乎曰支

那者太醇而小疵日本者醇乎醇者也曰此
書立波羅蜜少有倒逆又諸師有不留一波
羅之者何混而顛乎曰序次雖倒意順也何
也夫十度者五度如次智度分為五所謂慧
方願力智也智者捴體也故置第一慧者大
用也故次焉餘三度各用也智中少互無害
今分智而置初後者應知雖檀戒又智也釋
論之中一度各具六應知雖十皆各通具也
以通具見之少互無咎而又有順理於其中

耳寶雨經曰菩薩以智為先導凡菩薩人動
作無非智此書主衍故以十度建十科又諸
修多羅十度以滿位為次序今之十傳取諸
分故有少倒譬石砌路焉大小曲直者石之
質也方面布置者工之巧也路不得不整矣
吾以波羅之分滿修菩提之砌路其間詰諸
子之大小曲直者不見吾之大道矣

略例 附

桓武之後追謚欽焉其間一二不備足焉今

以年号呼帝者
州号古来呼者不醇矣今以二義質之所謂
上下簡辟也上下何凡上字不復出者皆以
上字呼之山州攝州等也上字復出者以下
字呼之和州賀州等也簡辟何凡二字或上
字復出或下字復出皆能簡辟呼之若又復
出多者始後簡采美州之采始者簡信作也
波州之采後者簡丹阿也又上下前後之者
加之字而呼願見此書善簡辟焉

官位皆以唐宋呼之古儒已配之矣非新例
矣
表中孝德寛平前後二例皆史法也
表中雖立二例正傳之中諸年暦且從古史
右五條
智通論 附
釋書出焉有儒一生言之曰我名敎立五常
智居四焉蓋智者聖人之次德也易曰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君子之道

鮮矣是夫子黜智之言也又皇帝王覇歩驟
殊塗以智爲覇者之權也故漢高祖曰吾寧
鬪智不鬪力又老子曰絶聖棄智然則論大
道者斥其智矣吾聞三教一致聖人無異此
書何先智乎又我儒不言神恠此書感進神
仙捨異等篇基於此蒙竊惑焉余曰善哉問
乎不子今言之外學之議我也自古而然我
今片言可以解千歳之惑矣夫吾道一心也
心外無餘以心爲身以心爲土身土皆心也

況思想作爲乎吾佛以四智應於万彙所謂
圓鏡一也平等二也觀察三也成作四也佛
心之明淨者鏡智也佛心之均同者等智也
佛心之知覺者觀智也佛心之云爲者成智
也四者之體曰法界法界之用者四者也體
用皆心也蓋因心而見體用者五之者未嘗
有異矣今其如來一代之説相者觀察之一
智也六般之神足者成作之一智也以觀察
而應機也爲大爲小爲權爲實爲偏爲圓爲

修多羅爲毗奈耶以成作而應機也爲幻爲
化爲明爲通爲三摩提是吾佛不思議之智
用也然以鏡智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
明淨也以等智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
均同也修多羅毗奈耶亦然以鏡智而見成
作幻化明通未嘗不明淨也以等智而見成
作幻化明通未嘗不均同也三摩提亦然又
以觀察而見成作幻化明通未嘗不知覺也
以成作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云爲也

綺錯交互亦然故吾佛一說也四智備矣一一
通也四智全矣若隔礙者非所謂圓鏡焉平
等焉觀察焉成作焉也豈仲尼伯陽偏談局
說之謂乎譬滇渤焉東西南北一海也而東
方之民曰東滇西方之民曰西滇南北亦然
人自名耳海豈異乎汀瀅不然有方所有淺
深不得不異宜乎予之以仁智神怪而議吾
乎又三教一致聖人無異者我智上之詮也
非子之心外教之所知也彼所謂智者之智

怪力乱神言説有无

者偏智也非圓智也彼所謂覇者之智者權
智也非實智也彼所謂棄智之智者小智也
非大智也彼所謂神怪者妖孽也非明通也
又怪力乱神之言出於論也然諸儒不一也
或作二事或作四事異談不少今且就子之
四事之言而辨之孔子之不語恠力亂神者
非絶不言也慎言也後儒不明仲尼意絶言
於四事者惑之甚也我粗出其端焉易曰陰
陽不測曰神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仲

尼豈不言神乎春秋二万言皆衰周諸侯攘
奪之事也仲尼豈不言亂乎孔子之勁能扛
國門之關不唯口言也身自爲之乎季桓子
穿井得土羊仲尼辨以木石水土之恠豈不
言怪乎凡經傳之中孔子之涉四事者之多
不暇縷舉矣孔子爲名教之祖垂訓於世思
凡庸之溺四事而有此迹也陋儒迷跡而爲
孔門之徒絶言於四事者可笑也夫四事者
昧者之所溺也而又不可無也君子能辨之

我法悲智交發神用以利天下豈同陋儒之
局見古來大賢之感應棄而不齒乎宋之
時有歐陽脩者修唐書而舊唐書多載佛氏
之神異脩衒學孔迹而刪去者千餘條脩之
偏識可畢矣夫良史者褒善而策後世貶惡
而警後世故善惡并書而不匿彼脩何爲者
乎任吾喜怒一切刪之蓋脩之意以佛爲怪
爲異道也縱佛怪異也時君好之脩何不並
書加褒貶埀後世而倒刪之乎劉昫之文實

淺矣脩文雖加之而識不如昫乎脩亦惑論
之四語之甚者乎又吾佛之神用者幻化也
諸聖未嘗爲奇也凡愚以爲奇也蓋欲開凡愚
之淨信也譬傀儡焉長者未嘗以爲奇也何
也知棚中牽抽也愚少以爲異而戲著遂
何也淺識也今以神怪或斥或嬉齊惑也何
也爲奇故也君子不然幻也化也何有於此
乎曰吾議子書子何引佛蔽之哉予曰甚矣
哉子之難曉乎昔人有學舜者蚤夜孳孳去

其不如舜者附其如舜者故謂之舜之徒焉
吾人豈異哉只恐夙夜孳孳不如佛焉不幸
而不肖者學之之不至者之大志皆
是也今吾學佛者也此書諸師皆學佛者也
夫學佛之者繫學佛之人而以佛之事其不
學佛之人不知佛而罪之是乎非乎

元亨釋書卷第三十

東福海藏禪院重刊

元亨釋書化疏有叙

大日本國平安城濟北大沙門虎關禪師譔

元亨釋書者寔
本朝僧傳之權輿也其書凡三十卷始於傳
智終乎序說上自推古下至元亨七百餘年
間事若僧尼士庶之傳若寺宇佛象之志若
國家君臣資治之表有一關乎吾釋氏者
靡不登載而收錄焉至延文庚子六月有

旨入藏頒行盖從圓通住持龍泉淬公請也
是書既鏤板行於世會永悳壬戌二月十六
日司烜失職本院遺火延及書庫凡歷代三
敎之書與編秘帙一夕而燼則板亦成烏有
矣聞者咸惜焉茲者 師之上足前南禪性
海禪師以其徒請由東菴遷菘院事未幾百
廢俱舉仍圖重刊茲書費用不貲遂命在城
等持比丘周信儷詞製疏巡叩
十方諸大檀那貴官長者緇向男女若見聞
者慨然樂施以濟版事其獲福可量也哉疏
曰 維元亨釋氏之編寔
本朝僧史之筆曰梁曰唐曰宋三傳雖同若
皎若宣若甯十科或異慨茲海藏龍宮之失
護俄驚琅函玉軸之歸空天道好還行看印
板打就斯文復作正好點筆疾書增濟比之
陰凉壯海東之福地
天子萬歲 宰臣千秋
至德元年甲子六月日 疏

于時慶長四年巳亥月日

日東洛陽 如庵 宗乾 摸行